

张广玲 小说作品

晚风清唱



已经摸到这行门道的月白说话直抵要害。临时雇佣的咋的了？也不能这么压榨劳动力吧，我拿稿子说话，但得物有所值，谈条件必须敞开窗户说话。

副主编镜片后的两只小眼睛看着月白，说：“尾号416，我的车，到时司机会跟你联系。”

副主编的声音冰冷。

月白给了副主编一个笑脸。

“谢谢领导！”月白点头，退出这间弧形办公室。

试用期在她忙碌的采访中度过，她做的是人物类的专题，照理没啥惊人的故事。但月白接触的人，却有着各自不同的人生经历。她喜欢采访百姓，与百岁老人对话，与农民工畅谈，还有那些留守儿童的故事都会牵动她的心。

斌子，那个现在已长成少年的小男孩，一直是月白的牵挂。

十年前，月白回乡。

瘦瘦弱弱穿着蓝背心的斌子，趿着一双大人的敞口布鞋，脚趾头从布鞋前面的洞里钻出来，惊诧地望着她。一道道蚯蚓似的伤口，在斌子的额角、耳后、手背上爬开，有的还是紫红色。

月白一阵心酸，她摸出十元钱递给斌子。斌子怯怯地看一眼她的脸，又看了一眼她递过来的十元钱，确定月白是真心给他的，才慢慢伸出沾满泥巴的小手接了过去。斌子用那双清澈的眼睛看了又看，白皙的小脸上竟然泛红，他转身跑掉了。

月白这次回来，是专门为办一桩事的。她要对当年自己的任性，对现在的悔恨做个了断。

表舅找了县里的领导，县里的传票到了红岩农场二队，这令大山深处偏僻的村子着实热闹了一回。面对村里人质疑、嘲笑的目光，月白视而不见。

办手续的时候，月白没有流泪。但斌子哭着钻进她怀里时，她却流泪了。

月白把红领巾系在斌子的脖子上，搂住他。斌子，你是红领巾了，要坚强，听话，要好好学习，走出村子。

月白不知道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，还是说给斌子听的。才八岁的孩子，能听得懂吗？

办完手续，月白没做片刻停留，甚至没与那个让她又恨又爱的人见一面。路远了，方向不一了，何苦捆绑！月白买了十多包方便面，还有棒棒糖、火腿肠和面包，她现在能给这孩子的只有这些了。

第一场雪说来就来了，萧瑟的晚风吹来寒凉，山坳里的村子在雪中愈发朦胧。

再见了！不，是永不再见！坐在通往县城的车上，月白听到有个声音对自己说。

三

天色暗得要命，这雨好像跟谁有仇似的，没完没了地下。出不了窑，就干不了活儿，八个人都躺在硬板床上，有的睡觉，打着震天的呼噜；有的拿着翻了几百遍的报纸看。斌子用两只手托着后脑勺，眼睛盯着上铺那几块微黄的木板。木板中间的纹路清晰可辨，不规则的图形搅动他的记忆，涟漪一样在他的脑海里荡开。

斌子知道自己长得帅气，很吸引女孩子，但他从未在意过。打小就听惯了别人的嘲讽，看惯了别人的白眼，斌子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拯救那个贫寒、卑贱的家。从他记事起，他就知道一只胳膊的爹除了酗酒，最大的爱好就是凑热闹，哪人多就往哪儿钻。爹总叼着手指粗的旱烟筒，圪蹴在墙根里，吞云吐雾，从不晓得对这个家负什么责任。他又是闻不得饭菜香的，撵着人家的脚跟儿走，对人家鄙夷的眼神和难听的话装看不見，听不到。不等人家请，自取了碗筷坐下。人送绰号“一把手”“鲁二癞子”。

红岩农场二队的徐大棒子是会计王小鬼的小舅子，一个惹事讨嫌的主儿，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上一个媳妇儿，给王小鬼的婆娘急得恨不得烧墙。王小鬼的婆娘托了一个又一个媒婆，水果、鸡蛋搭了不老少，相看完了女方就都没了信儿。徐大棒子虽然一米八几的大个儿，一百八九十斤的大体格，看上去身体结实，长得也不算丑，为啥说不上媳妇儿，归根结底是这主儿有点“二”。这个“二”在东北乡村的含义是缺心眼儿、愣、虎了吧唧的意思。

大棒子自己犯虎，偏偏遇上了斌子爹，这两个人也算是红岩农场二队的一道特殊风景，他俩比赛似的摆着劲儿让大伙儿取乐。

新闻讲究时效性，现在的媒体遍地开花，谁的动作快，抓的新闻准，谁就抢占先机，这个道理行家都懂。

“副主编，通讯和消息的薪酬是不是不一样啊？另外，如果有突发事件或人物专访，我不能用自己的‘11路大卡车’去吧？”月白问。

新闻讲究时效性，现在的媒体遍地开花，谁的动作快，抓的新闻准，谁就抢占先机，这个道理行家都懂。

这天，大棒子又像往常一样拽住斌子爹的耳朵，斌子爹嘴里喷着酒气，告饶。

“大棒子，明天二叔给你找个姑娘，让你见天儿搂着睡，省得你一身牛力气没处使。哎哟，快别拽了。”斌子爹嘴上求饶还不忘调侃大棒子。

五岁的斌子穿着穿着洞的背心使劲儿拽着爹的衣角，怯怯地望着这一幕。

“砰！”斌子爹的脑袋瓜又被大棒子重重地打了一下，斌子爹很没面子。

“大棒子，你爷爷的，你要是手痒痒了，咱队那头母驴正找你呢，让你给配个驴种，没准儿你就上电视出名了，折腾出来个二串子，省得再用驴劲拾掇我。”

“妈了个巴子，滚球蛋！”大棒子一脚把瘦猴似的斌子爹踹了个狗啃屎。

眼下，家家户户正在摊场晾麦，男女老少都聚集在这里。斌子小老虎样冲上去，抱住大棒子的胳膊狠狠地咬了他一口。

“哎哟，小瘪犊子，我跟你爹闹着玩儿哩。”大棒子使劲儿把胳膊扬起来，用一只手便把斌子举过了头顶。

“大棒子，你可别犯浑，别给孩子们吓着了。”看场院的更夫老头李头看不下去了，也怕大棒子这虎玩意儿真摔坏了孩子。他抢上前去，把斌子接过来，抱在怀里，又轻轻地放在地上。

斌子眼睛里喷着怒火，恨不能吃掉大棒子这混蛋。

斌子爹站在边上，还嗤嗤地笑，不晓得刚才那一幕有多么险，也不顾儿子有什么感受，自顾自在粮堆上抓了一把麦粒，嚼了起来。

斌子努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流下来，他看了爹一眼，扭身跑出了场院。

不爱说话的斌子更加寡言了。只有那双大大的眼睛流露出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倔强和忧伤，他在悄悄地与世界做着抵抗。

学校离家不远，除了读书，斌子还要割猪食菜，放鸭、鹅，劈柴火，好在有小姨和五斗他们接济照顾。村里的老人都说，是老天爷可怜这家人，让他们有一个这么好的孩子，给他们残缺的家一些弥补。

斌子从小就知道照顾月桂，月桂犯起病来不吃不喝不睡，只会傻呆呆地坐着，像个木偶，嘴里还嘟囔着谁也听不懂的话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斌子就会给月桂冲上一碗白糖水，掰半个凉馍馍放在白糖水里，凉馍馍泡软乎了喂给月桂吃。

斌子打心眼儿里恨一把手，月桂有重度抑郁症，不能受刺激，好在，不发病的时候她还能做饭、洗衣、料理家务。

斌子最愿意去小姨月白家，只要去小姨家，他的烦恼就都没了。小姨家有个跟他相差两岁的妹妹丹丹，丹丹胖乎乎的特别可爱。

小姨家条件好，有宽敞的砖瓦房，院子里铺的水泥地，光滑平整，比自己家的炕都干净。小姨家房前还有两棵李子树，一棵樱桃树。七月，樱桃熟了，满树红莹莹的。秋天，李子树上便结满了果实。李子很大，很甜，每次去，小姨总要带着他摘李子吃。

斌子一边吃，一边看系着围裙的小姨将那些红透了的李子摘下来，放在脚边的筐箩里。夕阳给小姨的背涂满金色，树下是小姨拉长了的身影。

不知多少次，斌子都把小姨想象成妈妈，斌子在小姨家才能找到家的感觉，小姨要是他的妈妈就好了。

可是没等斌子长大，小姨就走了，还带走了可爱的妹妹丹丹。小姨在，斌子便有借口哄妹妹玩，不用早回家。小姨在家的时候会护着他，五斗对他也很好，他习惯了叫小姨父五斗，而不是叫小姨爹。

大人的事，斌子不懂，小姨走了。月桂的病虽然好些了，但是，那个家已经种满了悲伤，斌子喘不过气来。

两滴清泪不知不觉地爬上斌子的眼角。

一声尖利的口哨声响起，屋子里的人像打了鸡血，全部精神了。起床，列队站好。斌子也快速抹了一下脸，跳下床。八张十八九岁青春的脸庞，穿着印着编号的囚服。

两菜一汤。熊二喝了一口黄瓜汤，说了句：“真香！”

斌子看了他一眼，这家伙，跟斌子犯的一样的罪，入室盗窃。

斌子习惯了沉默、对，还有冷漠，只有遇到张欣时，他才感觉自己满血复活了。

去读两年学制的技校是斌子自己的选择，之所以看中这所学校，就是因

为斌子想早毕业，早工作，贴补家用。

技校让斌子开阔了眼界，原来，他们红岩农场二队放在地图上，只不过是一个点点。捏着小姨寄来的学费，斌子发誓要好好学习，混出个样来。只是，遇到张欣后，他的世界开始乱了套。

张欣的家，就在县城里边，她的爸爸搞运输，妈妈开着一间食杂店，爷爷奶奶都是县城退休的教师，家境很好。

斌子和丹丹都是她的心头肉，于丹丹，她是赎罪；于斌子，是她对亲人的爱和拯救。

外界，包括对她仇视的原因吧。

月白不停跑到处跑，为了生活得好一些，她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实力。斌子和丹丹都是她的心头肉，于丹丹，她是赎罪；于斌子，是她对亲人的爱和拯救。

“丹丹，妈妈想和你谈谈。”

隔着加厚玻璃，月白在电话这端，一边哽咽地说，一边拭泪。

“你觉得还有这个必要吗？你心里根本没有我，没有爸爸！你是个忘恩负义的女人！”

丹丹的脸憋得通红，连脖子都红了。这点像五斗，月白和五斗吵架时，五斗就是这样，不等月白解释，巴掌已经带着风声过来。

月白的世界困在冰面上，没有春天，自然难以融化。难道月白失去的还少吗？为什么女儿这么不理解她，不顾及她的感受呢？

“妈妈给你写了封信，希望你好好地用心读它。”

“我不需要！你还是留着你的笔墨给你的小白脸吧，我的事儿不用你管！管教，我要回宿舍！”

丹丹放下电话，看了月白一眼，那犀利的眼神，藏着一腔怨恨。

看着丹丹瘦弱的背影走进那扇带着铁栅栏的门，月白泪如雨下。

月白把所有的积蓄翻出来，又在报社预支了一个月的工资送到医院，恳请伤者原谅。好在小女孩都是皮外伤，月白又交了保释金，丹丹三天就可以出来了。

做完这些，月白觉得自己像一只气血将尽的蛹，挣扎在壳里，想破茧，想飞，然而，已经没有一丝力气。

五

“月白，我查到了，他在北海一所监狱里，罪名是盗窃，刑期已经过半了，明年四月就能出来，你不要担心。”

温和并带有磁性的嗓音，从手机里传来。月白一下子就精神了。

“你说什么？是斌子吗？准确吗？”月白被这意外的信息惊到了。

“千真万确！”

“你说是盗窃，偷东西？是不是被人骗了？他也是二十岁的大人了，不会挣不到一口饭吃吧？对，一定是跟坏人学的，斌子是好孩子，我从小看到大的，他不是坏人。”

月白语无伦次。

“月白，你先别急，我托我大学同学打听到的，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他。”

“哦哦，好！好！这可让我怎么感谢你呢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”月白激动的手在发抖。

“你懂的，月白，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！”

手机那端，那个磁性浑厚的男中音一如既往。

月白放下手机。还敢爱，还能爱吗？这么多年，如果没有林阳的照顾，月白破碎的心可能早已迈向尘埃。

他们的关系若隐若现，彼此牵挂却都压抑着情感。月白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和寻找斌子上。林阳是她的恩人、导师、朋友。面对林阳的追求，月白只是逃避，从一座城市，逃到另一座城市。然而，无论到哪，林阳的信息总会适时而来，这份苦心，月白早已在心里感激无数次。

思绪已乱，月白索性拉开窗帘。窗外，一枚又圆又大的血红色的月亮挂在天上。

迫不及待按下那串熟悉的号码。

“林阳，我看到月亮了！红月亮！”

“月白，猜猜我在哪里？我就在你对面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月白惊愕，推开窗子张望。果然，对面的八楼，明亮的灯光下站着那个熟悉的瘦削的身影。

“林阳！”月白的泪水夺眶而出，她一边呼喊，一边挥手。

“营口日报”